

## 一碗神仙豆腐

龙泰良

侄儿从老家带回三株光秃秃的神仙豆腐苗。接过那几截裹着乡土气息的枝干,我如获至宝,急忙栽进院前花圃。指尖沾着湿润的泥土时,心里忍不住叠起了期盼——盼它们早日扎稳根须,盼枝叶快快舒展,更盼盛夏能再品尝那碗透心的清凉。

恍惚间,就想起了少时在老家的日子。每到夏秋,田埂边、山坡上的神仙豆腐树总缀满浓绿,叶片挨挨挤挤爬满枝干。我们挎着竹篮去摘叶,篮沿堆得冒尖了,就往院子旁的老井跑。蹲在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上,舀起井水,把叶子反复冲净,再攥紧了往碎里搓,直到掌心满是黏糊的绿浆。滤渣时,看浅绿色汁液缓缓淌进木盆,再撒上草木灰水搅匀,静静等它凝结。这时候,风里都飘着清冽的香。端回家切成小块,浇上蒜泥醋,再拌勺剁辣椒,一口下去,带着草木香的凉爽嫩滑顺着喉咙往下钻,瞬间遍遍四肢百骸,顿时暑气全消,连心里都亮堂起来,只觉得日子也跟着清爽了。

盼了一个多月,某天推开院门,花圃里的三株苗竟变了样。几场春雨过后,它们悄悄冒出嫩芽,嫩尖顶着露珠,没几天就疯长起来。枝条冲破花圃里的灌木丛,一个劲地向上向外伸展,很快就铺开一片鲜活的新绿。那叶子厚实饱满,和少时老家的一模一样。

见叶子足够多了,我赶紧摘些嫩叶,照着少时的法子忙活起来。清洗、搓浆、滤汁、加灰水、凝块……没有山泉水,就用凉白开代替;没法现烧草木灰,便用从老家带来的老灶灰。每一步都格外小心,生怕辜负了这份期待。

当那盆翠绿的神仙豆腐端上桌时,家人都围了过来。照例淋上白糖、白醋,拌上剁辣椒。“这也太清爽了!”“有股淡香,比买的凉粉解暑多了!”听着家人的赞叹,我也端起一碗。入口还是熟悉的老家味道,记忆里的清凉裹着草木微甘,顺着喉咙滑下去,仿佛把春天的温润和儿时的念想,一并咽进了肚里。

窗外的阳光透过藤蔓洒在碗沿,映得神仙豆腐愈发翠绿。原来,日子不用多热闹,这样一碗神仙豆腐下肚,家人围坐,满口清香,就是最踏实的“神仙日子”了。

(作者来自茂名石化)



## 诗歌

### 永不熄灭的火焰

练城

我们总要放下  
像老168井组的抽油机  
在陆续停止旋转  
为了子孙后代  
也为了一个更蓝的大海

还在赶来的人  
怀揣着关于未来的理想  
与昨日我们一再追逐的梦想

海浪在潮汐的指挥下  
永不停息  
鸥鸟还在飞翔  
粗砺的海风,也有柔软的部分

在这大海中,有永不熄灭的火焰  
是成片的赤碱蓬  
是数不清的红色抽油机  
是身穿红工装的人,是我们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公司)

### 巷口黄昏

陈松

巷口的风,揉碎了夕阳  
把橘红洒在斑驳老墙上  
像谁随手丢下的旧时光

那辆生锈的自行车斜倚着  
车篮里,几片枯叶在晃荡  
似在诉说曾经的匆忙

墙根下,野花寂寞地开花  
瓣上凝着夜的预告  
等着月光来把它照亮

卖糖画的老人收起担子  
糖香还在巷子飘荡  
勾起童年嘴角的甜香

我站在这黄昏的中央  
看旧时光与新夜色碰撞  
在两者间轻轻流浪  
(作者来自江西石油)



开栏的话:川西平原枕着邛崃群山,昼夜分属于不同的人。白日田间烟火喧嚣,唯有午夜与深山,才属于大地勘探者。本专栏共3期,以勘探者的步履为笔,穿行雾、雨、长夜之间,记录这群找油人与这片土地相伴的晨昏。

# 在川西平原的每一个夜晚

王晓静

午夜的川西平原洗尽铅华,安然睡卧在青藏高原东缘、邛崃山下,渐入佳梦。

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SGC2141队金马—鸭子河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采集项目驻地的青石板路上,人影晃动,脚步匆忙,仿佛鼓槌一声声敲碎了夜晚的宁静。挂在桂花树上的小红灯笼,摇曳如烛火,为夜晚增添了一分意趣。技术副经理何伟带着施工员工王收基和刘洋,正在灯火通明的生产指挥中心室,为即将开始的野外采集做最后的准备。

两幅智能显示屏几乎占满了整面墙。实时噪声监控显示屏上,通行车引起的连环干扰信号持续跳动。何伟拿起对讲机,青黑的眉头上像结着一个疙瘩。

“警戒组,5分钟内配合交警完成车辆警戒布控。”

“收到。”

“各激发组立即完成设备调试,等待采集指令。”

“收到。收到。收到……”

刘洋的工作群里,回复的信息连成一片笔直的长梯。干扰慢慢消失,像一层淡去的灰雾挂在显示屏上。

所有人的视线都盯在墙上,在等待一个特殊的时刻。

半夜零点整,何伟再次握紧对讲机:“开始采集!”

15秒后,另一个显示屏传来清晰短促、宛如烟花绽放时的“砰砰”声。之后每隔15秒,声音就会响起来,节奏分明。

腹胀感顺着肩颈流向两臂和后背。何伟

抬起头用力向后仰。拉伸的痛感使他的脑袋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刚才太紧张了。”他想。每次走进指挥中心,他都是这种感觉。这其实更像是一种本能,一种因长期置身野外频繁应对突发状况而产生的应激反应。沉下双肩,放松肌肉,何伟顺势将身体贴在椅背上。

夜风穿过门缝送来阵阵微凉,何伟打了个激灵,一扭头看见侧墙上的施工图,稠密的干扰源标记将他的思绪又带回了半年前。

2025年9月,刚刚摆脱暑热的川西仍身陷梅雨。金马—鸭子河项目恰在这时进入准备期。项目部核心成员分成几路,对工区内的平原及周边山区展开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地毯式踏勘。

为制定出科学有效的采集方案,何伟带着施工组的队员每天破晓前出发,走田坝、绕水渠、翻山梁、穿密林。为保护农田,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走在不足两脚宽的田埂上。

一场急雨,整个川西平原都暴露在雨中,没有地方可以躲。爬山的时候,人人手里都拄着棍子,一边走,一边应付成团成群的蚊子和马蜂,还有藏在暗处的捕兽夹和电网。晚上回到驻地,换下湿答答的工服,何伟一头扎进技术组,眼里心里脑子里就只有采集方案了。

从那时起,技术组的灯就成了长明灯。

用脚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干扰源全部藏在何伟的笔记本里——工业园区24小时运转,水泥厂24小时生产,新材料厂仅凌晨1点至5点部分机械停止运转,省道夜间大货车12点前流量巨大,村道晚上11点后很少有人走动……星罗棋布的信息织出一张庞大结实的网,将队伍牢牢捆住。

突围的密钥就藏在技术组,技术组是地

震勘探的心脏。

数据穿过脚底板,就像种子穿过漫长的黑夜,在技术组的悉心浇灌下长成大树——绕开熙熙攘攘,将采集时间放在午夜12点到5点。这是一段繁华退潮、万物回归沉寂的时光,也是野外采集的黄金时段。

12点20分,显示屏再次出现不规则波形条纹。王收基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何伟。何伟几乎没有犹豫,拿起对讲机:“各小组注意,南侧即将实施车流管控,干扰预计十分钟后消除,全体人员原地待命。”悟性和经验练就了他如尺一般精准的眼睛,对信号干扰源的判断有着异乎常人的冷静和精准。

密集杂乱的波形图逐渐疏朗平稳,采集又开始了。

单调的“砰砰”声、偶尔响起的键盘敲击声、简洁的调度指令使本该平静的夜晚充满动感和力量。

凌晨3点,何伟的笔记本上已经新添了若干条记录:1点23分,火车进站,停止采集;1点37分火车进站停靠,恢复采集;1点57分,桩号1385处出现水泥厂重锤干扰,暂停采集……

凌晨4点20分,远处村庄传来几声鸡鸣,粗犷而悠长。夜色被划开,旋即又合拢,仿佛小船划过水面。

天欲破晓,隐匿于黑暗中的一切在渐次苏醒。村庄的鸡鸣狗吠、车轮的疾驰、市场的叫卖、机器的轰鸣……川西平原很快就会褪去夜色,在晨光中梳洗打扮,再现清朗之气。

有了喧嚣的加持,干扰信号像野草一样疯长,采集节奏不得不放缓。

凌晨4点58分,当最后一组“砰砰”声落

地,何伟悬了整夜的心也跟着落下来了。

妻子打来电话的时候,何伟正在整理数据,紧张严肃的他立刻变回那个温暖阳光的大男孩。

“结束了吧,还顺利吗?”

“当然,放心好了。”他轻松地晃着手腕。

“结束了就赶快去睡觉,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食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上一道灰色的划痕。不能睡,海量的数据要整理,新问题还没找到解决方案……若干理由告诉他,此刻还不是睡的时候。

挂断电话,手机黑屏的瞬间,何伟瞥见自己深陷的眼窝和下巴上冒出的青黑胡茬,怔了两秒。

何伟是在新婚第二天来到项目的。在漫长的218天里,他对妻子的思念和牵挂一分一秒都没有停止过。

妻子的声音有点沙哑。“是不是感冒了?”他突然醒悟过来,抓起手机,转身推开房门。

东方浮起灰白色的曙光,天光缓缓铺向广阔的川西平原,指挥中心的灯正爬过窗台,与渐渐明朗的晨曦相融,不再是黑夜里唯一的光。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 塔林桃花

卢亚兰

特别想去一株桃花,源于去年大修时同事周利军抓拍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两个刚从高塔做完安全分析的突击队员风尘仆仆穿过草坪中间的石砌小道,旁边那株一人高的桃树繁花灼灼,在他们身后,一排高塔整齐排列着。银色的塔林、粉色的桃花、蓝色的工装,那一树繁花消解了检修的辛苦,也为塔林增添了一抹浪漫。

周利军说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很感动,检修的日子大家每天都奔波在现场,戈壁滩的风很大,爬完一趟高塔下来腿都有点酸,可每当路过那株桃花的时候,就感觉春天很美。

塔林桃花又一次绽放的时候,我在化验室遇到了正在分析样品的周利军。

我看到她右手拿起一根筷子头粗细的微型注射器,用无名指和中指卡住针筒,长长的针头刚伸进左手容量瓶的溶液,大拇指和中指就在瞬间拉起了推杆,针筒内已经吸满了溶液,这个置换的动作是在我眨眼之间完成的。置换了3次,第4次吸好溶液后,她两只手举起注射器与视线齐平对准刻度,用小小的注射器量取0.5微升的样品。当眼镜片后的那两只眼睛和针筒上细细的刻度线汇聚时,周利军笑着吐槽:“盯了十几年的刻度线,都快练成斗鸡眼了!”话音刚落,她转身把针扎进色谱仪进样口,推入样品,按

动开始键,在一秒之内拔出了注射器。

以上的操作是周利军每天都要重复几十遍的动作,大家管它叫“打针”。如果把她身上的蓝工装换成白大褂,她那娴熟的操作真是像极了个打针的大夫。

而化验室的那些仪器也像是一个个听话的孩子,排着队等“周大夫”打针。她在三四间操作室来回穿梭,给这台色谱打完针,又去处理另一台色谱的分析数据,同时照顾着几个屋子的色谱,还要抽空写好留样标签和原始记录。在那短短的十几分钟里,我理解了两个成语——马不停蹄、见缝插针。

“你太厉害了,这么多的样品,怎么做到忙而不乱的?”我对眼前这个能干的“周大夫”敬佩不已。“这会儿好多了,早上更忙,有时候真的是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不过干习惯就好了,很多活儿都是这么抽空干完的。已经成条件反射了!”对呀,多像是条件反射,如果给每一份平凡的工作都加上13年的时光度量衡,那每一种重复都会成为条件反射吧!就像周利军“打针”时那几根灵活的手指,新员工要练多久才能如此自如地驾驭那根小小的注射器呢?

走出化验室,我去看了周利军拍过的那株桃花,春风中的它安静地守护在塔林旁边。春风节气的戈壁滩依旧满眼苍黄,那一抹浪漫的粉成了钢铁塔林中最明媚的色彩。我想,在钢铁塔林栽桃

树的人一定是个浪漫的人,在众多的树里选择了桃,留给我们一个个有花开的春天。

除了这株塔林桃花,我在一个春尘淡淡的午后遇见了那棵塔林中最大的桃树,它长在公用工程中控室门口,散开五六枝小腿般粗的树干占据了三米高的天空,一树浅粉随风摇曳,在天空荡开一圈一圈花的涟漪,抬头仰望,像是风在抖动着一方巨大的淡粉色丝帕。“这棵桃树的桃很好吃,有点小,没打药,虫子比较多,但味道很甜,秋天可以来尝尝。”中控室的同事从花树下经过,分享起这棵桃树的故事。

这么美的一棵树,长在戈壁滩,长在塔林间,绽放得如此热烈,而它,此刻与我近在咫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在花树下发一会儿呆,有隐隐的花香融进风里,和着淡淡的春尘落进心底。“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在桃花疏影中,我想起了李白的这首小诗,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出奇地宁静。我也想起了周利军,和她聚焦在小小刻度线背后那双宁静的眼睛。我在想,年年如约绽放又自然开去的桃花,也是春天宁静又美好的条件反射吗?

(作者来自宁夏能化)

## 散文

### 老会馆的折光

周莲桦

初夏的黄昏,我沿着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缓缓漫步,岸边垂柳依依,黄鹂鸟在枝头啾啾呢喃,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在心头弥漫扩散。抬眼向西,即见那座年代感鲜明的建筑山陕会馆,瓦檐翘起,位置抢眼。这幢被当地人称为“关帝庙”的灰瓦建筑,始建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颇具雕梁画栋的气质,是当年运河繁盛、漕运经济发达的见证与缩影。

由于运河的水上商道不舍昼夜地繁忙穿梭,山西与陕西商贾中的有识之士,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达成共识,集资兴建一座“祀关帝、联乡谊”的处所。经过一番筹措设计实施,一处占地面积3311平方米的会馆应运而生。类似的会馆,我曾经在山城重庆拜访过,它们用途相似,规模有大小之分,但都无一例外地采用雕刻与绘画艺术,琉璃照壁,堪称精美绝伦、独具匠心,折射了古人的生活品位与生存智慧。在山陕会馆内,儒、佛、道各家各归其位,官府规制与民间习俗杂糅多元,求同存异,互为致敬,彰显了彼时的精神格局与古训规则。众多的商业巨子们在此休戚与共,交流合作,互通有无,诚实守信,栖息休整,为人类商业模式中的契约精神提供了坚实范例。

令我稍感讶然的是,山陕会馆一点也不幽闭,甚至有些高调地出现在古老的东昌府地盘,完全是一处敞开的场所,当地乡民可以自由出入,参与各种交流。会馆中设立了古戏台,剧种剧目丰富多样,各地戏班子乘坐京杭大运河航道,鱼贯而入,上演京剧、黄梅戏、沪剧、吕剧、晋剧、秦腔、豫剧、评剧、山东梆子、苏州评弹,以及相声、杂技、山

东快书等曲艺节目。接地气的演出,给齐鲁大地注入了多元文化活力,也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木船悠悠,运河日夜奔流不息,带来一股股清凉之风。夜晚渔火点点,雨丝打不灭船头的灯笼。那些自远方漂来漂去的船只,带来市场一线的商讯与人文信息资源,还带来了异乡的马匹、家禽、蔬菜、水果、草药、偏方、美食、服饰、皮革、丝绸……以及西北锅盔、吊炉烧饼、肉夹馍、苇席编织、砖窑烧制等各种民间手工艺和烹饪技法。自此以后,故乡小贩在街巷的叫卖声中,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我还是少年时,与山陕会馆就有了首度交集,那恰恰是运河命运的低谷落寞时期:河水几近枯竭,裸露的河滩上布满被日光晒得发烫的卵石;山陕会馆前门庭冷清,镶嵌铜钉的正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供游人出入。

如今,山陕会馆已然成为鲁西平原一处网红打卡地。我伫立在会馆前,陷入沉思:与古老悠远的大运河相比,人类个体的生命何其短促,人们甚至活不过一块旧瓦。然而,有许多老建筑却可以留存下来,成为地标,成为灯盏,成为烛照。这是文化与艺术的胜利吧?它的存在即是一种诉说。正是在大运河的物质需求与精神交汇的地气中,从故乡走出了一代代文化艺术精英,诸如武训、傅斯年、季羡林、李苦禅、孙大石……以及当代作家余华(祖籍山东高密)、张海迪、左建明等等。

山陕会馆的复兴,从侧面道出一个事实,古往今来,民生永远是治世根本。说到底,百姓所求,不过是安稳热闹的寻常日子。

(作者来自齐鲁石化)

